

從後殖民主義看吳濁流的〈先生媽〉的角色衝突

黃玠文¹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摘要

在日治時期末期，日本政府為了加強島民的控制而採取皇民化運動，造成當時的台灣人產生身分上自我認同的問題。本研究試圖以後殖民主義的角度來觀察這個現象，以吳濁流的生平了解他對日本殖民的不滿，再以錢新發積極追求日本文化與先生媽堅守台灣文化的兩個對比看當時的台灣人的自我認同衝突，及追求的角色衝突作結。從〈先生媽〉看到台灣人夢想成為日本人的荒謬、與努力找回熟悉的台灣文化卻難尋的悲哀。

本研究先從後殖民主義的研究方法了解當時社會氛圍，再從不同世代的追求尋找差異，最後從書中看到殖民教育對當時的台灣造成價值觀的影響。

關鍵詞：吳濁流、後殖民主義、皇民化政策、日治時期、自我認同

¹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一、前言

楊照說：「大部分的我們不見得『看到』台灣真正的面貌，反而要透過文學創作，我們才能看見社會、看見歷史。」²歷史的巨輪不斷的向前，只有在文學著作中才能重現當時社會的生活點滴。在吳濁流先生的著作中，可以看到 1930 年代的台灣人如何在殖民制度下卑微的生活，其中〈先生媽〉更是刻劃的更鮮明。

台灣因馬關條約割給日本、接受日本統治長達 50 年之久，日本為了統治台灣，接連實施了一連串的政策，其中皇民化政策對台灣的影響久遠，統治階級以教育方法用紮根的方式建立台灣人學習日本式的生活，使得當時的台灣人以競相成為國語家庭為榮。〈先生媽〉即為描述皇民化時期³產生的台灣人文化與生活各種矛盾的奇特現象。吳濁流因生長於日殖時期，對此時期日人與台人的接觸、衝突有深刻的體認，並將所見所聞作成小說，其中〈先生媽〉書中主角錢新發醫師與母親衝突與妥協則鮮明展現當時的荒謬的社會狀況。主人翁處心積慮地想進入日本上流社會，但是母親卻謹守台灣習俗至死都不能如願的悲痛，雖然在物質上是富有的，但她的心靈卻比不上乞丐。文章雖見平實真切，卻隱隱見到最深沉的悲傷。

在日殖時代皇民化運動中，許多人為了得到更高的社會地位，視自己為日本人，一心想成為「御用紳士」，相對的，而以身為台灣人為恥，於是學習日本式的生活，在穿著、語言、生活習慣……上，無不模仿日本。身為民族精神強烈的知識分子——吳濁流先生有鑑於此，乃書寫一系列小說來反映當時的現象。其中以〈先生媽〉在描述這方面奇特的現象，尤為生動。〈先生媽〉中的主角錢新發和先生媽是兩個極端的對比，本研究從社會、文化、認同這三方面來探討兩者何以在那個時代背景中，表現出不同的行為。

「後殖民主義」⁴(postcolonialism)，後殖民思想對人心的入侵有許多是無意識的，即是從一個被動接受到主動接受，從被迫感接入到適應感接入的過程。霍米·巴巴是一位重要的後殖民主義理論家，霍米·巴巴的「文化定位」，既不是定位在後殖民宗主國的文化普遍性意義上，也不是完全定位在抹平差異的所謂

² 楊照：《霧與畫——戰後台灣文學史散論》，（臺北：麥田，2010年08月）。

³ 林衡道主編：《台灣史》，（臺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年），頁493-494。皇民化運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實施大致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自清光緒21年(1895)至民國7年(1918)，稱「綏撫時期」。第二期：自民國7年(1918)至民國23年(1937)為「內地延長主義」，亦稱「同化政策時期」。第三期：自民國23年(1937)至台灣光復(1945)，為「皇民化時期」，大倡臺人之全面日本化，這一時期，日據當局通過實施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對台灣民眾進行潛移默化的皇民薰陶。

⁴ 生安鋒：《霍米·巴巴的後殖民理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5。後殖民主義與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理論不同之處，就是強調文化問題。「後」，即是在文化知識和意識形態領域，是一種修訂與重構的精神，意在透過已建立的表述疆界，改革現存的計畫。



多元話語的問題上，西方霸權主義對東方文化的侵略外，霍米·巴巴他推崇反霸權，鼓勵少數族去爭取歷史性或倫理性的表意權利，強調了東方人應對西方文化入侵的抵制和反抗。

在後殖民主義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存在一種矛盾、共生的關係，是一種互賴的關係，曼米發人深省的問道：「被殖民者為什麼能夠如此殘酷的否認自己？為什麼他們能夠繼續痛恨殖民者但同時又如此崇拜他們？」(Memmi, 1968: 45)為了解釋後殖民條件下的複雜性，有必要對權力的運作機制加以瞭解。⁵殖民主義下的主人／奴僕關係，自我／他者之間由他人的承認獲得認同，每個自我的面前，都是另一個自我，自我就是透過這另一個自我而確保其身分認同。⁶被殖民者由反抗侵略者，進而轉而崇拜侵略者，學習侵略者的昇華、價值觀，造成角色認同的衝突。

本研究試圖以後殖民主義的理論來解釋 1930 年代的台灣人，何以成為日本人為當時台人追求的時尚，及其荒謬之處。由於日本對台灣施行皇民化教育後，台灣人觀念的改變造成的認同上的衝突。

台灣在 19、20 世紀時，便長期被日本所殖民，台灣飽受外來強勢文化價值的壓迫與支配，造成本土文化式微崩解，族群的尊嚴與認同也面臨流失的危機。由於複雜的歷史因素，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乃存在著抵抗意識和國族認同的矛盾心理。⁷陳芳明指出：「台灣史的演進，其實就是一部殖民地社會的形成史，也是一部抗拒殖民統治的鬥爭史。」⁸由於台灣是長期被殖民的社會，統治階級為了便於統治台灣而採用懷柔的方式，讓台灣人以學習日本文化為榮，另一方面，一道維護本土文化的力量，也在彼此拉鋸，而形成台灣社會一種認同上的衝突。

陳芳明在《台灣新文學史》⁹中提到早期知識分子的社會精神，認為透過文學形式的表現，一方面揭露殖民地統治的本質，一方面能表達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批判與抵抗。1930 年代的文學家，先天就帶有強烈的批判精神，早期的文學作品，文化意義往往超越藝術精神。文學家能用他的筆對時事作出針砭、提出批判，代表文學家的社會責任。吳濁流先生更用他的文字，寫出身為被殖民者深沉的悲痛。

二、吳濁流與〈先生媽〉

⁵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臺北：揚智出版社，2000 年 2 月初版），頁 13。

⁶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臺北：揚智出版社，2000 年 2 月初版），頁 15-16。

⁷ 歐宗智：吳濁流身分認同的心靈轉折——合讀《無花果》與《台灣連翹》：
<http://blog.udn.com/ccpou/5521261>。

⁸ 陳芳明：《台灣人的歷史與意識》，（臺北：敦理，1988 年 8 月初版），頁 233。

⁹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2011 年 11 月初版），頁 233。



吳濁流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早期作家。當時的台灣子弟，能受高等教育的不多，較富有的家庭讀醫學，較窮困的就念師範。吳濁流本名吳建田，於 1916 年考進台北師範學校，1920 年師範畢業後，分發到新埔公學校的照門分校展開教職；1939 年，吳濁流對日本人之種種行為感到不滿，甚至起而反抗，在發生了幾次的衝突後，辭去了教職工作，到南京的汪精衛政權擔任記者。他眼見日軍的暴行、大陸的貧困，於 1942 年又回台灣。然而，吳濁流一回台灣，即有刑警跟蹤、且台灣物資極度匱乏，於是又攜眷再渡大陸。時值日本偷襲珍珠港，吳濁流研判當時情勢，日本必敗，若不離開中國，其身分必被視為日本人而受到報復。乃於 1942 年又舉家潛回台灣，隨即受到監視。

在此顛沛流離的時代，吳濁流尤其體認到失根的痛苦，在台灣見到日人對台人的不公平對待，到了中國又不被見容於中國社會，他體認到處於兩大國的夾縫中生存的痛苦，於是寫作了很多有名小說，如〈亞細亞的孤兒〉、〈波次坦科長〉、〈無花果〉……。吳濁流是台灣早期重要的文學家、作家，並有「鐵血詩人」之稱。從吳濁流的人生遭遇中，可以看到他不屈服的個性。

台灣文學從賴和開始，就有強烈的社會意識，吳濁流評判的人物及議題就是這種台灣文學的精神。〈先生媽〉中寫錢新發醫師及他母親的先生媽，就如上述。吳濁流的筆如劍，錢新發醫師這樣的醫師雖很少，吳濁流以他母親來做強烈的對比。這樣吳濁流更能表達他寫小說的主旨¹⁰。從〈先生媽〉看到吳濁流對台灣這片土地的愛，他用市井小民生活上的衝突，引出被殖民地的壓迫、台灣人的歷史命運；為了便於控制，殖民者用文化、思想、教育控制被殖民者，產生被殖民者在一種身分認同上的壓抑。

吳濁流¹¹為台灣早期著名作家之一，他出生於西元 1900 年，進入 20 世紀；他的作品橫跨光復前後時期，見證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人的生活；他在日本文化中學習成長，感受到台灣人的壓抑與苦悶；他也見證到光復後的壓抑與恐懼……，他的一生可以說是早期台灣人的縮影，他的小說也記錄了當時的台灣，如失去父母庇護的孤兒。〈先生媽〉這個故事，更生動的道出在那個時代，台灣人為了躋升到上流社會，除了擁有財富，能改日本名、住日本房、說日本話、穿日本服、日式飲食最終能成為國語家庭為其畢生志願，其中充滿各種荒謬及不可思議，及失去自我認同的悲哀。

「先生」是當時用來對醫生的尊稱，醫生的老婆被尊稱為先生娘，先生媽則

¹⁰ 朱真一：《民報》吳濁流小說集《功狗》：讀〈先生媽〉的連想：

<https://tw.news.yahoo.com/3-040017446.html>。

¹¹ 吳濁流(1900-1976)，本名吳建田，新竹新埔人，畢業於國語學校師範部，〈先生媽〉為吳濁流於 1944 年發表於報紙上的短篇小說，以當時日治時期為背景，描述在皇民化時代台灣人在身份認同上所產生的衝突。



是指醫生的媽媽。在早期的台灣社會，醫生是一個身分地位較高的職業，因此，先生娘、先生媽也受到當時人民的敬重，具有崇高形象。〈先生媽〉故事中所描述的現象，即是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上流社會人士，為了向上流動，而特意改變姓氏、改變穿著、住屋，希望在外表如同日本人，進而爭取到社會上身分的好處，而其最目的是成為日本人。在當時的殖民時代，日本人為了推展對台灣的統治、削弱台灣人對日本帝國的反抗，從教育、經濟、政治各方面以懷柔方式強化其殖民統治，在此情形下，台灣人努力學習日本文化、進而崇尚日本文化。

本小說的主角錢新發，是 K 街的公醫，在成為醫師之前與母親有一段艱辛的奮鬥過程，成為醫師之後，順利娶到富家女金英為妻，並蒙妻舅援助而能開立一間私人醫院。錢新發的母親，人稱先生媽，是一位傳統台灣女性，具有台灣婦女的特質；個性易怒，常因不滿兒子過於崇日而怒打兒子錢新發。她謹守中國文化傳統的女性，不願拋棄台灣傳統文化學習日本文化，始終穿著台灣衫褲，甚至用剪刀剪去日本和服。

〈先生媽〉中的乞丐，雖是一個社會底層的小人物，與醫館的錢新發是兩個身分上顯著的對比的角色。錢新發雖是先生媽至親的兒子，卻忽略母親的感受；每個月十五都有一個乞丐到錢家乞討，先生媽常背著兒子量米給乞丐，而成為好朋友。乞丐雖只是固定來向先生媽索乞，卻是真正瞭解先生媽心事的人，也是先生媽唯一的好友。

三、文化追求看角色衝突

錢新發對乞丐的吝嗇，反觀他對財富的追求、對郡守的功維，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錢新發成為公醫以後，關心銀行存款摺的數字不斷增加，是他最大的興趣，但是對乞丐卻是錙銖必較，與他的收入頗不相襯。連先生媽要丫頭量米給乞丐，都要偷偷摸摸，深怕被錢新發發現。先生媽罵錢新發「新發！你的田租三千多石，一斗米也不肯施，看輕貧人。如果是郡守、課長一到，就大驚小怪，備酒，備酒，不惜千金款待他們。你成走狗性，看來不是人了。」¹²

每個月十五日先生媽都會到廟裡燒香，老乞丐都會到後院等先生媽，十年如一日，先生媽每看到乞丐就會憐憫的將米糧給乞丐，但是新發卻反對，要求丫頭將給乞丐的二升米量一斗即可。先生媽發現，即生氣的怒打新發，罵新發對於那些對聲名有幫助的高官皆唯唯諾諾、畢恭畢敬，對乞丐卻如此吝嗇小氣，於是先生媽責罵他簡直如走狗無異。從此處可看到錢新發是一位勢利眼的醫生，並生動的描寫對乞丐與郡守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¹²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年7月第一刷），頁23。



錢新發出身於貧苦家庭，自成為公醫便汲汲營營於賺錢，對來看診的病人，想方設法讓病人用貴一點的藥來治病。病人來到，問長問短說閒話，這種閒話與病毫無關係，但是病者聽了也喜歡他的善言。老百姓到來，就問耕種如何；商人來到，就問商況怎麼樣；婦人來到，他就迎合女人的心理，「妳的小相公，斯文秀氣，將來一定有官做。」¹³

醫生對病人親切問候，讓病人如沐春風，對醫病關係自然是有助益，但如果是巧言令色、甜言蜜語，另有目的讓病人多花費，就非良醫所為。如「用同情的態度，向孩子的母親道：『此病恐怕難醫，恐怕發生肺炎，我想要打針，可是打針價錢太高，不敢決定，不知尊意如何？』」由此文對照前段他對乞丐、郡守的態度可謂南轅北轍，可以見得他是用心機的醫生。而其對病家唯唯諾諾的態度，只是希望病家能多花醫錢，所以也不是具有醫德的醫生。

當錢新發財富不斷增加而成為當地仕紳，並增加種種名譽的頭銜，所以成為國語家庭、改姓名，也是以錢新發為馬首是瞻。當局來推薦日本語家庭的時候，錢新發以自欺欺人的態度對調查員說他母親對日語多麼的知曉，其實錢新發要求先生媽學習日語時，先生媽卻大發雷霆。

「知得時勢者，方為人上人，再這樣的時勢，阿媽學習日本語好不好？」
「……………」
「我叫金英教你好嗎？」
「蠢極了！哪有媳婦教媽媽的？」
「阿媽不喜歡媳婦教妳，那麼叫學校裡的陳老師來教你。」
「愚蠢的很，我的年紀比不得你。你不必煩勞，我在世不久，也不累你了。」
錢新發沒有法子，不敢再發亂言，徒自增加憂鬱。¹⁴

先生媽不學習日本語，對於錢新發想獲得國語家庭的殊榮，實在是一大阻礙，於是他希望調查員來時，先生媽不要出現才好。錢新發對先生媽的憂鬱，除了先生媽不願學習日本語，先生媽對來訪的賓客熱情用台灣話招呼，錢新發擔心官客會認為阿媽失了身分及不懂日本話會被瞧不起。

有一天，錢新發在客人面前說：「母親！客人來了，快快進後堂好。」先生媽聽了，立刻發怒，大聲道：「又說蠢話，客人來，客人來，你把我看作眼中釘，退後，退到哪裡去？這不是我家嗎？」

罵得錢新發沒臉可見人，臉紅了一陣又一陣，地若有孔，就要鑽入去了。從此以後，錢新發斷不敢干涉母親出客廳來。但心中常常恐怕因此失

¹³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年7月第一刷），頁24。

¹⁴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年7月第一刷），頁26。



了社會地位，丟了自己的面子，煩惱得很。¹⁵

先生媽堅不願學日語，錢新發又亟欲獲得國語家庭的榮耀，因此害怕先生媽不願學習日語而變成阻礙，但是在調查員來訪時，先生媽卻熱情招呼，讓錢新發苦惱極了。除先生媽不願配合學習日語，錢新發的憂鬱，也表現在改姓名的發表上。

當地第一次改姓名的，只有兩位，一位是今井新助，一位是大山金吉。大山金吉沒有老人阻礙，萬事如意。今井新助看了大山金吉改善很快，又怕落後，惱得心酸。第二次發表了改姓名的名單，總算是來自二流家庭。今井新助看了新聞，眉皺頭昏，感覺自尊心繃了一角。¹⁶

台灣人改姓名以錢新發為首，他搶先將姓名改為今井新助。錢新發改姓名為今井新助，原先是第一人，自然得意非常，但隨著改姓名的台灣人日多，優越感便隨之減少，對錢新發而言是一件喪氣的事，而後第二次、第三次改姓名發表，越來越輕易、身分越來越尋常，最後連低下職業也能獲得。

改姓名原本是榮譽的象徵，但隨著加入者日多，水準日下，成為國語家庭的表彰似乎沒有什麼奇特之處，反而是一種可笑的、荒謬的行為。隨著發表的改姓名的名單出爐，「連剃頭的，補皮鞋的，吹笛賣藝的也改了姓名，他迄今的努力，終歸水泡，覺得身分一瀉千里，如墜泥濘中，竟沒有法子可拔。」¹⁷新發心裡有如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此描述表現錢新發努力追逐身分地位之提升，但是時日越久，達成的家庭漸增，得到國語家庭似乎越來越容易，很快就失去它的光芒，錢新發也越發覺得灰心。

就連今井新助的兒子今井良助在國民學校裡，與同學石田三郎在學校爭吵：

「我的父親講過剃頭的是下流十八等，下流末節，看你下流！」今井良助是公醫先生的小相公，石田三郎是剃頭店的兒子。這事發生的二三日，剃頭店的剃頭婆偷偷來告訴先生媽。「老太太，我告訴你，學校裡你的小賢孫，開口就罵，下流下流，想我家的兒子，沒有面子見人。老太太對先生說知好不好？」剃頭婆低言細語，託了先生媽歸去。¹⁸

先生媽對大家說日本話都聽不懂，但是聽過剃頭婆的話，這夜飯後不回自己

¹⁵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年7月第一刷），頁27。

¹⁶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年7月第一刷），頁27。

¹⁷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年7月第一刷），頁31。

¹⁸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年7月第一刷），頁33。



房裡，召集大家到房間去。

晚飯後，先生媽對大家大聲喝道：「新發，你教良吉罵剃頭店下流是什麼道理？」新助吞吞吐吐，勉勉強強的辯解一番；然而先生媽搖頭不信，指出良吉在學校打架的事來證明。說明後就罵，罵後就講。「從前的事，你們不知道，你的父親做過苦力，也做過轎夫，你罵剃頭是下流，轎夫是什麼東西哪？」

錢家飯後的娛樂是彈日本琴、唱日本歌、說日本笑話，錢家上上下下都樂陶陶並笑聲不斷，先生媽聽不懂也沒興趣，常常默默地回到自己房間。先生媽原先對家庭活動了無興趣，卻對此事大發雷霆。因為錢新發的父親生前即是轎夫，恥笑剃頭店，那轎夫又當如何？阿媽惱的是錢新發為了成為國語家庭，竟然忘本。此競爭的心態影響下一代，以職業論人的高低，價值觀的扭曲已經讓孩童都學會趨炎附勢、自傲於身家，這實在是一種令人感到悲哀的家庭教育。

先生媽大聲的教訓，新助此時也有點覺悟，但也是唯唯而已¹⁹。對母親的責罵固然是有理，但是新助心裡仍存在對職業貴賤的分別，即使在當公醫前，是靠著父親做工、母親織帽賺取微薄收入，供新助讀完五年醫學院課業，但是新助成為公醫後，對病人甜言商量，目的只是希望病人用更好的要以賺更多的錢，先生媽覺得錢新發發達以後，卻忘記當年困苦時候，或許這才是先生媽最懷念的時光吧！但是新助對先生媽的教訓，過幾天又忘記了。

先生媽是傳統台灣婦女，不願背棄祖宗與古老習俗，生活習慣也不願改變。要成為國語家庭，就必須日常生活都日本化，睡榻榻米、穿和服，這種與台灣文化截然不同，先生媽自然無法改變。先生媽非常痛苦，錢新法也不忍見，所以只得退讓。

純粹的日本式的生活，不到十日又惹先生媽發怒，先生媽根本不喜歡吃早餐的「味噌汁」，也忍不住在草蓆上打坐的苦楚。先生媽又有一個習慣，每日一定要午睡，日本房子要掛蚊帳，蚊帳又難掛，惱得先生媽滿腔鬱塞。錢新發沒可奈何，不得不把膳房和母親得房子修繕如舊。錢新發敢怒不敢言，沒有辦法，只在暗中嘆氣。想要積極進行自己的主張，也難改母親的個性。²⁰

先生媽絕不願穿和服，就連日本式建築落成的時候，全家族穿起「和服」拍照，先生媽始終不肯穿，只好仍然穿台灣服拍照。然而拍照後，先生媽氣的拿起菜刀

¹⁹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年7月第一刷），頁34。

²⁰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年7月第一刷），頁28。



將先生媽的和服亂砍斷了，旁人以為先生媽發了狂，「留著這樣的東西，我死的時候，恐怕有人給我穿上了，若是穿這樣的東西，我也沒有面子去見祖宗」²¹。對先生媽而言，穿上和服就如同背棄祖先，成為日本人，這是一件莫大的恥辱，因此她會感到無顏面對祖先。

中國是一個講究傳承的社會，遊子離家最終仍要落葉歸根。根，就是中國人最重視的，台灣社會大多來自中國傳統思想，對於代代相傳的宗族觀念更是嚴謹遵守。因此，先生媽對於祖先留下來的一切，盡其全力去保留，改姓名、易服飾這樣的行為會有背祖忘本之憾，但是身不由己，僅能以如此小小的心願作為她的堅持。但可惜的，遺願最終還是未被遵守。

錢新發一心想成為日本人所做的一舉一動，看在先生媽眼中是愚蠢的，而先生媽的堅持與不變通在錢新發看來是無知的，兩人想法毫無交集，先生媽在家裡是寂寞的，因為家中說的是日本話、彈日本琴，先生媽是絕對聽不懂的，因無法融入客廳中喧鬧的說日本話、唱日本歌，於是她只能回到自己的房間，在家裡顯得格格不入。只有每月十五日到先生媽家行乞的乞丐反而成為好朋友，乞丐成為先生媽談心事的對象。

對於服飾，先生媽可以強勢拒絕，但是對喜愛的食物：油條，卻只能拜託乞丐。

「老哥，我在世一定不長久了，沒有什麼所望的，很想再吃一次油條，死也甘心。」先生媽想起在貧苦時代吃的油條的香味，想再吃一次。叫新助買，她又不買，因為新助是日本語家庭，吃味噌汁，不吃油條的。²²

乞丐到她家行乞已經十多年了，先生媽固定都會給乞丐五元。先生媽後來病重了，忘了拿五元給乞丐，乞丐也在門外等，等到中午才看到丫頭拿二十元給乞丐。乞丐一看心裡一驚，驚覺不對，於是幫先生媽買了油條，才能讓先生媽於臨終之時終於能吃到油條。新助說要過日本生活，自然是不能吃油條的，油條只是最簡單的台灣庶民小吃，對先生媽而言，卻是她最想吃的食物。乞丐是先生媽最好的朋友，她能跟乞丐說心事，所以「忘了拿五元給乞丐」此事讓乞丐察覺先生媽身體已病重，恐不久於人世，知道先生媽渴望吃到油條，便幫先生媽買來。總算先生媽在臨終前能吃到。但是先生媽囑咐死後的事「我不曉得日本話，死了以後，不可用日本和尚。」²³此為先生媽臨終的小小心願。先生媽希望能用台式喪禮送終。但其實喪禮又是表彰日本國語家庭的為佳時機，錢新發怎會放棄？

²¹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年7月第一刷），頁28。

²²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年7月第一刷），頁35。

²³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年7月第一刷），頁36。



到了第三天病狀急變，先生媽忽然逝去。然而新助是矯風會長，他不依遺囑，葬式不用台灣和尚，依新式舉行。會葬者眾，郡守、街長，街中的有力者沒有一個不到來。然而這盛大的葬式裡，沒有一個痛惜先生媽，連新助自己也不感悲傷，葬式不過一個事務而已。雖然如此，其中也有一個真心悲傷的，這就是老乞丐。²⁴

新助為矯風會會長，為了做榜樣，並不依照先生媽的遺囑用台灣和尚，而是用新式葬禮，然在這個盛大的儀式中，沒有人真心悼念先生媽，連新助自己也不覺得悲傷。這盛大的葬禮，沒有人痛惜先生媽。只有老乞丐真心悲痛。在後邊遙望靈柩啼哭²⁵。以後每月十五日老乞丐備香紙，到先生媽的墳前燒香。而唯一真正感到悲傷的，只有老乞丐。最後，乞丐說「呀！先生媽，你也和我一樣了！」²⁶

小說中對於母子從貧苦的生活中共同奮鬥的緊密情感，到主角發達後母子觀念已漸行漸遠，台灣是一個重視孝道、慎終追遠的民族，對於長者的葬禮更是看重，這是對親人追思的表達，先生媽的葬禮卻是被錢新發當成一種身分的追求的另一種蹊徑，可以讓錢新發增加社會地位的追求，看在讀者的眼中，卻是不可思議的事。最終用乞丐說「呀！先生媽，你也和我一樣了！」點出兩人身分上已無卑尊之差異，也從中看出台灣人最深沉的悲哀。

四、身分與認同 / 自我與他者

「油條」是台灣文化的象徵，拋棄台灣文化必須採用日式飲食，自然油條也不可得，乞丐幫先生媽找到油條，讓先生媽在此生不至有遺憾，油條雖然只是一般的台灣點心，但在先生媽心中代表重大的意涵，而只有乞丐了解。油條代表台灣人的認同，在後殖民主義論點中「他者」²⁷以其霸權，使得被殖民者必須放棄自我，追求「他者」的文化、生活習慣。

在喪禮中，雖然最終仍選擇遵循日式儀式的葬禮，但這些典禮僅是流於繁文縟節，對所有的人心中都毫無意義，也缺乏真情，更無人表達悲傷哀悼。對逝去的先生媽更是如此，然而，對先生媽真正表達悼念的不是新助，竟然是乞丐，最後乞丐在門後偷偷為先生媽送別，說先生媽，你也和我一樣了！代表著先生媽雖

²⁴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年7月第一刷），頁36。

²⁵ 朱真一：《民報》吳濁流小說集《功狗》：讀〈先生媽〉的連想

<https://tw.news.yahoo.com/3-040017446.html>。

²⁶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年7月第一刷），頁36。

²⁷ 李有成：《他者》台北：允晨，「他者」：the Other，與 self(自我)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在後殖民與後冷戰時代，其帝國本質並沒有改變。它需要那個他者，卻又害怕成為他者，被那個它者所攫取，自我雖在他者上看到自己，卻又感到威脅，因此必須否定他者。頁17-19。



已是富貴之家，心靈卻是貧窮，並且任人擺布，而到死時，也是孤身一人，與乞丐無異！在世俗的眼光中，先生媽的身分儘管高於乞丐，但在心靈層次，卻比乞丐不如！

「喪禮」代表著台灣文化的埋葬。也是代表著傳統的追求隨先生媽的離世而消失。這一場日式葬禮代表著殖民者的勝利，是「他者」的葬禮，埋葬自我，台灣人自此失去自我。在錢新發眼中，喪禮是表現高人一等的國語家庭的象徵，可以增加他在日人眼中的地位，成為他拿來提高身分的途徑，但是對先生媽而言，卻是自我的喪失、對台灣文化的失去。

殖民地的人民，可以說是失根的蘭花，在殖民者的統治之下，必須被迫放棄自己的傳統、信仰、生活，失去「自我」，造成認同危機；而殖民統治階級，用文化、教育、制度等權力機制，用「他者」的統治權力用各種形式征服被殖民者。先生媽代表著弱勢的小人物，他無力反抗並任人擺布，甚至連油條這種小吃，尚須仰賴乞丐的協助才能得以一嘗滋味。死後的葬禮成了先生媽最大的遺憾，這也代表殖民者的勝利、被殖民者的悲哀，台灣人無法從「他者」的統治解脫。

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人，誠如吳濁流所說：「一旦淪為殖民地後，不但有政治上的差別，還有教育的不均等，待遇和機會的不平等，然而這些敢怒不敢言的種種辛酸卻必須承受。」²⁸道盡當時台灣人的真實現象，而台灣人只能就當時現況往上爬，爭取其社會上的地位，而拋棄自身的文化，追求日本文化，產生身分認同的衝突，這種台灣人卻想當日本人、追求日本人認同的荒謬，變成當時社會一種奇怪的現象。

在加速的全球化時代，文化的交流與流通不斷加劇，身分與認同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在當今的社會，語言、習俗已因為全球化，已經與「他者」融合。我們只能在歷史或文獻中一窺其面貌，〈先生媽〉描述在殖民時代的認同衝突，但在21世紀的今天，由於全球化在地化²⁹時代來臨，對於文化的融合與接納，會讓追求更進步快速的社會，產生更多元的創新。

五、結語

〈先生媽〉對當時畸形的社會型態描寫得非常生動，尤其主角對於他的努力遭到阻礙更感到煩惱，先生媽固守台灣傳統文化，而錢新發卻追求日本文化的觀念差異；最後母子兩人已沒有共同點，只有乞丐了解先生媽的心願，直至先生媽

²⁸ 吳濁流：《無花果》，（臺北：草根），頁133。

²⁹ 李有成：《他者》，（臺北：允晨），頁131。全球在地化，是全球(the global)與在地(the local)的混雜，最早為日本商業界所用，用來解釋全球視野如何被調整以適應在地的情境。



過世，錢新發都未能遵守先生媽的遺言而採用日式葬禮，幸而先生媽在生前最後，仍能嚐到她最愛的油條，這也是乞丐為先生媽準備的。到了先生媽死後，竟只有乞丐真正為先生媽感到悲傷。日式葬禮代表著「他者」的權力 power，代表著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扼殺、自我認同的喪失及被迫放棄自我的悲哀，幸而仍有乞丐默默的為她祝禱。先生媽能藉由最後的油條慰藉他的心靈，但是葬禮卻始終無法如願。

霍米·巴巴的概念中指出在殖民統治下，權力並非絕對，反抗與文化挪用³⁰（cultural appropriation）總會伴隨出現，而挪用、複製殖民者的價值觀，將使被殖民者的文化過度被彰顯。因此錢醫生之母（先生媽）對日本文化的拒絕恰恰反映著巴巴的論點。巴巴對殖民主義造成對人民有著深刻的分析，文化多元是異質並存的寬容原則，因此文化的定位³¹，便是文化差異的一種實現，文化差異必須先打破文化本質主義的觀念，現今的跨文化轉向使得社會快速商業化，讓全球化迅速在地化，疆界不斷的在消失(deterritorialization)，知名品牌透過全球在地化，已經融入在各行各業的生活之中。

吳濁流先生真實的描述出在 1930 年代當年的社會風氣，以崇日為尚，以當日人為高，並進而造成價值觀的扭曲；而在 21 世紀的現代的我們，已經透過網路、數位化的各種媒介，能夠將各式文化迅速傳達到全球，在此同時，創新與發揚本土文化，讓跨文化轉向。

筆者近日走訪台南，來到淺草市集，此市集取著日本式的名稱，街坊販賣著日本點心，店鋪採取日式風格設計，店招更學習日本式招牌設計，令人迷惑於身處於日本抑或台灣？儼然失去了台灣本土化精神。筆者不明白台南與「淺草」有何歷史淵源？更思及台灣雖受日本統治達 50 年，但清朝時代在台灣更長達 212 年(1683~1895)的治理，何以獨愛好日本文化？可能是由於近年來，有心人特意凸顯日本之統治、試圖淡化清朝的歷史，明顯有去中國化的政治目的，卻忘記中國的種種節慶活動、生活習慣早已深植於我們的血液之中，非外觀的模仿、學習即可改變的。筆者希望透過本論文之書寫，能反應現今社會之怪現狀；身分認同在現今台灣仍復見？透過文化的學習，或許能夠豐富原有文化，但若一味地仿效、移植，筆者認為將是值得檢討的課題。

³⁰ 文化挪用，指較強勢的個體或文化群體對於相對弱勢的個體或文化群體時，在不理解、誤解、惡意或有害的詮釋弱勢文化；或取笑、歧視、不尊重弱勢文化；或直接採用、侵佔、剝削、抄襲或複製(宣稱擁有)弱勢文化的現象。

³¹ 趙稀方著：《後殖民理論與台灣文學》，（臺北：人間），頁 99。



六、參考文獻

- 林衡道主編：《台灣史》，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年。
- 李恭蔚編著：《台灣史導讀》，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年。
- 林寶琮，陳正茂：《台灣史綱》，臺北：新文京，2008年。
- 彭瑞金主編：《吳濁流集》，臺北：前衛，1991年7月第一刷。
- 楊照：《霧與畫——戰後台灣文學史散論——楊照》，臺北：麥田，2010年08月出版。
-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臺北：揚智出版社，2000年2月初版。
- 古繼堂主編：《簡明台灣文學史》，臺北：人間出版，2003年版。
- 陳芳明：《台灣人的歷史與意識》，臺北：敦理，1988年8月初版。
-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2011年11月初版。
- 林呈蓉：《皇民化社會的時代》，臺北：台灣書房，2010年12月一版。
- 李有成：《他者》，臺北：允晨，2015年5月。
- 朱剛：《薩伊德》，臺北：當代大師，1997年8月。
- 張京媛：《後殖民主義與文戶認同》，臺北：書林，1998年3月。
- 伊斯邁·達立著：《後殖民文學的語言》，臺北：麥田，2011年8月。
- 王岳川著：《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濟南：山東教育，1999年4月。
- 趙稀方著：《後殖民理論與台灣文學》，臺北：人間，2009年5月。
- 單德興著：《薩伊德在台灣》，臺北：允晨，2012年2月。
- 生安鋒：《霍米·巴巴的後殖民理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3月。
- 朱真一：《民報》吳濁流小說集《功狗》：讀〈先生媽〉的連想：
<https://tw.news.yahoo.com/3-040017446.html>。
- 歐宗智：吳濁流身分認同的心靈轉折——合讀《無花果》與《台灣連翹》
<http://blog.udn.com/ccpou/5521261>。
- 劉媛媛：《霍米·巴巴後殖民混雜性理論評析》，首都師範大學 2015年。
- 章輝：《抵抗的文化政治：霍米·巴巴的後殖民理論》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1月。
- 彭榮邦：《想像的他者·他者的想像：心理學所謂「文化轉向」》，慈濟大學。

